



储劲松，岳西人，中国作协会员。著有《黑夜笔记》《书鱼记：漫谈中国志怪小说·野史与其他》《雪夜闲书》《草木朴素》等。

几年前的一个雪夜，坐窗下读史，想到人生渐老而时间不老，顿生身世之感。提笔在书眉写道：人生如飘蓬，读书以自适；万象皆幻相，书是吾故人。后来出《雪夜闲书》，编辑将它们印到了书腰上。数年一晃而过，半生一晃而过，故人一直是飘蓬寄身之所，很多时候甚至是惟一的着落，像寄居蟹的壳。这几年赠人书籍，又

书卷情多，文章寿世

储劲松

常题八字：书卷情多，文章寿世。以为好纸寿命千年，好文章寿命万年，以为可伴晨昏可伴一生始终两不相厌的，除了文章和书所剩寥寥。2021年读过几册书，真的只有几册。故人不必多，是清尚之士就好。

读了多年古籍，《周易》一直不敢问津。总是对自己说，待我把秦汉古籍读遍再读不迟。古籍是相通的，五经尤其筋脉相连。《诗》里有《礼》有《书》，《易》中有《春秋》也有《诗》。当年初读《尚书》，前半部寸步难行，“玉案赤文字，世眼不可读”。但思之思之，到得后半部，竟然晓畅如白话。

去年秋，忽然想起人生有涯岸而书海无边际，秦汉古籍何其多，再不读《易》更待何时。记得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，郑重洗过手打开《周易》。前一夜睡得饱，翻开之前，脑子特别清醒，精神也健旺。待我对着古人章句，一字字琢磨《乾》卦卦词以及六爻爻辞，半小时不到，已昏昏然如入醉乡。朱熹说：“《易》难看，不比他书。《易》说一个物，非真是一个物，如说龙，非真龙。”朱子尚且认为《易》难

读，何况腹中空洞如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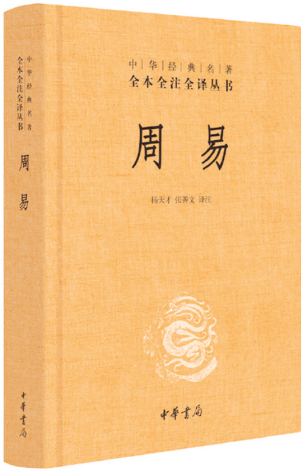
硬着头皮扎进去，开始十天读一卦，后来三天读一卦，后来一天读一卦，又读“十翼”。渐渐可以读进去了，有时候甚至以为有所悟有所得，然而合上书问自己何所悟何所得，又迷茫得很。冠居群经之首的《周易》，确实是一部奇特的哲学著作，确有大用，也确实如《系辞上》所言：“仁者见之谓之仁，智者见之谓之智，百姓日用而不知。”它并不玄虚，也并不神秘，观物取象，说世间万事万物阴阳消长吉凶互转的道理而已。《诗》善譬，《易》也善于打比方，甚至它就是譬喻的集合。有些爻词其实就是诗，比如“鸣鹤在阴，其子和之，我有好爵，吾与尔靡之。”用一年时间草草翻完，翻完而已，不敢说读，更岂敢说懂。西汉以后，无数大儒都不敢说懂，不敢讲解经义，只敢训诂，只敢分章析句。何况区区。

读《易》之余，重温了《金瓶梅》，温习完在书尾写道：观普净禅师荐拔书中诸人幽魂托生尘世，又月娘一梦，孝哥幻化，叹作者诚乃文章圣手，

作这一部奇妙大书，以醒众生。此时户外灯火通明，车马喧腾，我心澄明如月，风烟俱净。

又读《楚学文库》系列。这些年，对楚国这个曾经存世八百年的诸侯国生发兴趣，遥远楚人的事迹、言行、巫术、服饰、辞章、冶金术、货币、歌舞、饮食、建筑、凤凰图腾、铸在青铜器上的凤鸟纹和凤鸟书，以及他们留在地下两千余年、近世才被陆续发掘出土的文物，都让我深深迷恋。甚至还戏拟了《周成王赐熊绎封土诰命》。

日子无情，书卷情多，那么我也算个无情日子里的多情种吧。日子由古往今，我读书由今往古，由民国往两汉先秦。



王振羽，笔名雷雨，国家一级作家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编辑，中国作协会员，江苏省作协委员、省评协理事，南京评论家协会副主席。出版有《龙飞光武》《瓶庐遗恨》《诗人帝王》《龚自珍传》等专著近二十部。主编有《读书台文丛》《六朝松文库》《新鸡鸣丛书》《文化世家丛书》《杂花生树丛书》《远方文丛》等。

辛丑年就要过去了，朋友让略做读书盘点，也就不揣浅陋，贻笑大方，遵命而行。

1.《王安石：立于浊流之人》宋史很热，多种文本招摇过市，北大赵冬梅教授批评吴钩，但首都师范大学的李华瑞也批评赵冬梅。流寓东瀛的王瑞来教授也自有见解。

我的荐书单

王振羽

江阴作家夏坚勇终于写完了宋史三部曲，他不认为是虚构文本，而自命为长篇散文，所谓非虚构吧。地处中原的郑州大学出版社推出张邦炜的《宋代皇亲与政治》《两宋王朝史》，但我要推荐的则是日本学者三浦国雄的《王安石：立于浊流之人》。这是一本写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初的小册子，不到十二万字，却涵盖了王安石的一生，堪称王荆公的隔代知音。书中有一《天上的研讨会》，展示多人对王安石的观察与争论，别具一格。今年是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，细读此书，令人浮想联翩。这位三浦国雄，与演员三浦友和有关系否？

2.《方以智年谱》晚明清初，乱世纷纭。有所谓明末四公子之说，世人多知如皋冒辟疆，因为董小宛；也多知侯方域，缘于《桃花扇》；还有一宜兴陈贞惠，都是当时复社中坚，引人注目的风云人物。但方以智，来自安庆，也是一个很了不得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呢。今年是他诞辰410周年，辞世350年。方以智究竟是自杀？病死？聚讼纷纭，争论不已。但不管怎样，他所留下的文字弥足珍贵，不可轻慢。

3.《天下黄河》书写河流，名篇经典多多，如《尼罗河传》，是一德国人所著，他还写有《地中海》《莱茵河》等，好评如潮。中国大陆河流纵横，最为知名的自然

是黄河与长江。就黄河书写，自然可以有不同角度，多种文本。曾有一外国人从山东逆流而上，行走黄河，留下文字。多年前，陈梧桐先生领衔写有《黄河传》，也是一种艰苦努力。《天下黄河》穷数年之功，在电视纪录片的基础之上审视黄河，穿越古今，有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得天独厚，也有行走黄河的切身体察，而书中附录资料也较为详备地让人对黄河有一直观印象。

4.《帝国的覆灭》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，也是《南京条约》签订180周年，回望近二百年来的中国历史，往往令人心潮起伏很难平静。这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这一切都是如何发生的？如此节节溃败不可收

拾的背后深层原因到底何在？就此问题，当然有多种梳理与解读，而雷颐教授的此书，看似并无多少新鲜之处，但他就“天下”自大观念的破灭、器物层面的洋务运动的破产、制度的困境、国家观念的嬗变到最终的宪政与革命的博弈，最终酿成崩溃河决万劫不复，令人沉思，让人扼腕。

5.《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》21世纪已经进入第三个十年，已经有人迫不及待地盘点这一世纪的小说文本，各种言说，颇为招摇。人在香港的许子东教授经常活跃在大众媒体，他却以一己之力审视20世纪的中国小说，从梁启超到刘慈欣，涉及到的作家大致有65人，有的作家作品出现不止一次，但许子东就某一时期的十年文学，提到了姚雪垠、浩然，还提到了《牛田洋》《虹南作战史》。新时期文学代表人物，他提到了26人，许多自我感觉爆棚的名流作家似乎并没有进入许子东的视野。常州的李怀中注意到了，许子东提到了李伯元与高晓声。

